

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

汉语与对外汉语研究文录

赵金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与对外汉语研究文录 / 赵金铭著.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7
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
ISBN 7-5600-4999-0

I. 汉… II. 赵…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859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关 蕾

执行编辑: 何广静

封面设计: 蔡 曼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4999-0

定 价: 1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
提高,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学习汉语的
外国朋友正在成倍地增长,了解中国,学说中国话,可以说是已经成
为世界的一种时尚。对外汉语教学本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才确立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才被承认是语言学领域中的
一个新分支。这个新分支从一诞生就充满了青春活力,20 年来,教
师队伍发展之快,教学水平提高之迅速,科研内容之丰富,是语言学
其他学科望尘莫及的,成为当前语言学领域中发展最迅猛、影响最广
泛的学科。但是,尽管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就,仍然赶不上当前更加
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

过去 20 年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
富的经验,自然,也有过值得今后警惕的教训。面对已经到来的新挑
战,首要任务是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确定今后的主攻方
向。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又增加了多少学汉语的外国朋友,又编出了多
少部新的对外汉语教材,这些数字可以鼓舞人心,但不可能使教学和
科研水平有突破性的提高。如果不确定今后的主攻方向,就有可能被
繁重的教学任务拖着走,表面上看去很繁荣,实际教学和科研水平
并没有明显变化。最近几年,对外汉语的科研工作繁重教学任务的
压力下仍然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和迅
速发展的教学工作比较,显然赶不上客观的需要。科研成果应该是推
动和提高教学工作的主要动力,如果目前这种科研滞后于教学的状态
继续下去,将会大大影响今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为了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繁荣与发展,决定编辑出版这套

“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把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和科研方面有较突出贡献的学者所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十分有远见的举措。在当前正需要大力推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工作的时候，适时出版这套丛书，不仅仅能起到总结过去二十多年对外汉语教学科研成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丛书”所收的不同作者、不同方向、不同风格的论文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拓宽我们的科研思路，从而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近几年来，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迅速增加，他们是未来把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的主力军，但还缺乏这方面的科研经验，有了这套丛书，就可以有系统地从前辈的科研成果中学习科研方法，汲取到科研力量。

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是“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和基础理论建设都必须环绕这个中心展开，与教学有关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都和对外汉语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多方位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对外汉语教学又只是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无论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又都必须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在语言学研究的各分支中，汉语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关系最为密切，汉语本体的研究成果能使对外汉语教学更加科学准确，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能使汉语本体研究更加深入细密。二十多年来，汉语本体研究，包括汉字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以及汉语特性等方面，都有不少学术水平相当高的新研究成果；对外汉语教学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与汉语本体研究有关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国内现行的教学体制一般都是把汉语本体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院系，客观上使两方面的交流受到限制，长时期以来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不够，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近几年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些新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和科研论文已经开始注意吸收汉语本体研究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也开始重

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和科研工作的逐步深入，这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很可能成为未来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和科研的主流。

21世纪世界已经进入网络化社会，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发展之快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网络化社会将给人类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关注网络，研究网络，以适应这种变化。在教育领域，多媒体教学和现代化远程教学正在兴起，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也将对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需要网络技术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但是，无论是多媒体教学还是远程教学，都必须以一般课堂教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成熟的科研成果作为基础，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使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熟的科研成果能充分为网络技术所利用，将是今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外汉语教学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世界性的事业，除了大批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以外，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猛增，从事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的教师和科研力量也随之在海外不断增强。汉语教学的根在中国，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以及由此形成的教学理论，都应该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责无旁贷的。加强与国内汉语本体研究的联系以提高科研水平，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以提高教学水平，是取得领先地位的两个重要条件。这套“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是开放性的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丛书，将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不同阶段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情况，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这两个条件的成熟起到催化作用，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林 焘

2005年7月2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目 录

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中“V·de”格式的分化及其后续成分的省略	1
论汉语的“比较”范畴	21
汉语差比句的南北差异及其历史嬗变	43
差比句语义指向类型比较研究	60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九五”期间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72
“十五”期间对外汉语学科建设研究	79
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	97
汉语的世界性与世界汉语教学	112
“对外汉语”断想	123
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	127
跨越与会通——论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与开发	141
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	159
论对外汉语教材文化取向	176
外国人语法偏误句子的等级序列	189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	204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与语法教学	216
汉字教学与学习的新思路——评《多媒体汉字字典》	226
论教案及相关问题	238
魏建功先生在朝鲜教汉语和在台湾推广国语的贡献	245

对外汉语教学评论

跨越世纪的回声——《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序	254
《汉语语法考察与分析》序	259
《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序	263
《似同实异——汉语近义表达方式的认知语用分析》序	268
《与名词动词相关的短语研究》序	272
<i>AMBIGUITIES OF THE EVALUATIVE</i>	
<i>ADVERB “JIU”</i> 序	276
《汉字演化说略》序	280
《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序	284
《对外汉语教学青年学者丛书》序	293
《对外汉语教师参考系列丛书》序	297
《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探索》序	302
《汉字速成课本》序	309

怀念张清常先生

深切怀念张清常先生	314
缅怀前辈 鞭策自己——纪念张清常先生逝世三周年	320
后记	328

现代汉语中“V·de”格式的分化 及其后续成分的省略*

缘 起

本文拟讨论现代汉语中由单音节动词“V”加“·de”（得/的）组成的“V·de”格式的分化及相关问题。在现代汉语中，结构助词“的”已被公认为是一种名词化的标记；而另一个结构助词“得”则被认为是一种动词词缀。然而，在一个语言片断中，在动词V的后面出现“de”的声音时，有时却难以判断，如：“烤火烤·de”这之中的“de”有人写作“得”，有人写作“的”。^①于是，由此引出不同的看法。

我们以单音节动词“吃”为例，加“de”以后，大约可以出现下列四种情况（见表1）：

序号1“吃·de”，可以形成正反疑问“吃得吃不得”，表示可能，本文不拟讨论。从序号2中例句a和例句b来看，“吃·de”既能提取主语，又可以提取宾语。这种句法成分的提取问题，其实质就是从一种陈述形态转化为一种指称形态。这里“吃·de”就是由陈述形态“吃”加“de”而转化成的指称形态“吃·de”。这种由陈述形态转化来的指称形态，又据语义是否发生变化细分为转指和自指。

* 原载《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江蓝生、侯精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表 1

序号	V·de	例句	文字形式	否定形式	功能意义
1	吃·de	这东西吃·de 吗?	得	吃不得	可能
2	吃·de	a. 大厅里吃·de、喝·de、玩·de、跳·de, 人真不少 b. 我去食堂买点吃·de、喝·de	的	不是吃的	所指
3	吃·de	我吃·de 很舒服	得	吃得不舒服	情态
4	吃·de	你怎么拉肚子了? a. 我吃螃蟹吃·de 拉肚子了 b. 我吃·de 拉肚子了 c. 螃蟹吃·de 我拉肚子了 d. 吃螃蟹吃·de e. 螃蟹吃·de f. 我是吃·de g. 吃·de	得(的)	吃得没拉肚子	结果

(朱德熙, 1983) 陆俭明在考察了“VP 的”后指出: “‘VP 的’如处于非定语位置(如主语、宾语或谓语位置)上, 那么都表示转指。例如: ‘吃的都买来了’, ‘我买点儿吃的’, ‘羊肉吃的’。上面例子里‘吃的’都表示转指。”它们显然都是体词性的。^② (陆俭明, 1993) 序号 3 的例句和序号 4 的例句 a、b、c 是肯定式和否定式都带“得”字的表示状态的格式, 其中的“得”一般称为动词或形容词的后缀, 文字上一般都写作“得”, 这个“得”只出现在表示状态的述补结构的述语后头, 后面应该有补语成分。但是序号 4 中例

句d、e、f、g，其中动词V加“de”的后面没有任何成分，形成了空语类，文字上有人写作“得”，有人写作“的”。此时，再作述补结构解释便遇到了困难，而对“V·de”的解释也会颇费周折。本文拟就这种“VOV·de”进行讨论。

— “VOV·de”的句法地位及分析

对这种单独使用的“VOV·de”和“V·de”的后面可以没有任何成分的解释，历来大多采用省略说。较有代表性的如：“动/形+得，‘得’后的话不说出来，有‘无法形容’的意味，如：看把你美得|瞧你说得。”（吕叔湘，1980）“V·de”的“后段有时也可以不说出来。如：孩儿：看你那鞋烂的|您大概想我想的”。作者解释说：这里如果要补上后段，应该是“成了这样”之类。因为情况当前，可以不言而喻，于是不说出来了。虽然不说出来，重要的意义还是在这部分。比如说“看你那鞋烂的！”目的不仅是告诉你的鞋烂了，而且主要是要人注意你的鞋烂的程度。这类句子前边常有“看”、“瞅”等，或句中有“是”，起指示或强调作用。（李临定，1986）也有人认为下面的句子实际上也包含情态补语：

他两眼通红，是哭的（得）。

我手上起了一个大泡，是开水烫的（得）。

并明确指出：“这类句子是省略了情态补语，后边往往能补上‘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以及更为具体的情态补语，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所省略的补语不说意思也清楚，这种句子只出现在口语中。”（刘月华等，1983）

诸家对这种句式都从语义上作出了解释，但均未从结构上对何以会省略补语作出相应说明，至于“VOV·de”或“V·de”在句法结构上的地位与功能，以及“de”的性质也未论及。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从句法分析入手。先看例句：

你手指怎么黄了？抽烟熏·de。

照省略补语的说法，“抽烟熏·de”应该是“抽烟熏得手指黄了”之省，承上文省略，也就是说省略了情态补语，然而对这个句式本身到底是不是动补结构，学者们还有不同的看法。赵元任对“你唱的好听”就与传统看法不同。他认为是“主₁+主₂谓”的类型，第一个直接成分还是“你”，而在第二个直接成分“唱的好听”里，“唱的”是小主语，“好听”是它的谓语。赵元任把这种“唱的好听”、“吃的太饱”叫做谓式补语结构。其中“唱的”、“吃的”是主语，“好听”、“太饱”是谓语。^⑤（赵元任，1968）其实，在赵氏之前，前苏联汉学家龙果夫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马跑得（的）快”里头的谓语“跑得（的）快”本身是一个主谓结构，“跑得（的）”是由动词“跑”和词尾“的”组成的动名词。（朱德熙，1956）比这种看法更早的是俞敏在《什么叫一个词》里表达的观点，俞文说：“还没到50就白了头，都是操心操的”这句话，意思是“操心操的白了头”，其中“操心”、“操的”都是词，“的”是添后字，即后缀。（俞敏，1951）吕叔湘倾向于另一种分析，与上述诸家不尽相同。他在提到一种动词（形容词）加“得”之后表结果或程度的词语，如“嚷得嗓子都哑了”的“嗓子都哑了”时，说早期有人把它叫做“后附的副词附加语”，似乎是划归状语。还有另一种意见：“有几位语法学家认为，这一类成分是一种谓语，主语是一个主谓短语，这种句子是‘主谓谓句’（跟‘主主谓句’可以配对儿），这种主谓短语不同于一般的主谓短语，在于有一个后缀性的‘得’字。这种看法不为无理。”（吕叔湘，1979）于是，这种句子将作如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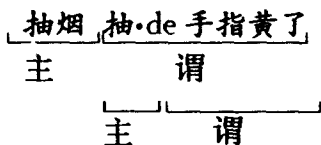
找你找得好苦（VOV·de……）

邢福义认为，这是由“找你，找得好苦”扣合而成的，其中“找”

同宾语成分“你”和补语成分“好苦”相对待，为二者所共有。“你好苦”并非整个儿充当补语。（邢福义，1997）这当是另一种格式。

在“踢得脚都疼了”中，一般认为主谓结构“脚都疼了”整个儿作“V·de”的补语，而在“走得我累死了”中则是述补结构“走得累死了”中的“走得”（V·de）后头带宾语“我”。“我”是“走得”的宾语，不是“累死了”的主语，尽管从意义上说“累死了”是陈述“我”的。因为“得”字后头的体词性成分是宾语，所以可以转换为“把”字句：“把我走得累死了。”^④（朱德熙，1982）从外国人习得汉语的错句中，仍可发现他们也是把“V·de”后的体词性成分看成是“得”前动词的宾语，故而紧跟着动词，出现如下偏误：“*那个学生气老师得大哭。”通常改正的办法有三：转换成“把”字句，“那个学生把老师气得大哭”；转换成“被”字句，“老师被那个学生气得大哭”；或把动词“气”的宾语“老师”放在“V·de”之后，作为“V·de”的宾语。

至此，我们就可以对“抽烟抽·de 手指黄了”作出结构分析，我们认为“V·de”加后续成分应该是一个主谓结构，整个句子为主谓谓语句。



二 “VOV·de” / “V·de” 中 “de” 字性质的确认

在如何认识“VOV·de”这种格式中“de”（得/的）的性质上，赵元任说：“的”表示结果或程度——结果跟程度有时用“到”daw

跟“的”de的混合音表示，通常减弱了就只剩下个“的”de，例如：“收音机闹的我听不见你说话了。”要是结果没有真正说出来，“的”就当名词用，例如：“你看你洒的！”、“头疼是发烧发的。”、“他病了是想你想的。”、“一个人得近视眼多半儿是看书看的。”（赵元任，1968）

这里要指出两点，赵氏认为“收音机闹的我听不见你说话了”，其中的“de”（的）是动词词缀；要是结果没有真正说出来，“的”就当名词用，也就是说“你看你洒的”和“头疼是发烧发的”两种中的“de”（的）皆当名词用。

为此，我们拟从历史语法和现代汉语方言两方面来考察一下“de”的性质。朱德熙说：从历史上看，“写得”和“跑得”一类结构具有明显的动词性，主要理由是它可以放在“把”字句中充任主要动词，如：“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其次是后面可以带宾语，如：“况且崔宁一路买酒买食，奉承得他好。”（《京本通俗小说》）（朱德熙，1956）吕叔湘说：“从资料上考核，‘得’就是‘得’，只在一段时期的通俗文学里写成‘的’。”（吕叔湘，1979）王力分析“我来的不巧了”时，认为“我来”是主语，“不巧”是谓语，并说“我们认‘得’为正体，‘的’为假借字”。（王力，1944）可见诸家对“VOV·de……”中的“de”的动词性是肯定的。至于结果没有真正说出来的“V·de”中的“de”的性质，大多未论及。

关于动词词缀“得”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原来的“获得”意义的实词语法化的结果。（王力，1989；潘允中，1982；岳俊发，1984；刘坚，1992；太田辰夫，1987）林焘从语音入手，发现在北京话里程度补语“得”有两个读音，在一般情况下“得”读成轻音de，如果后面跟着一个主谓结构的补语，这个“得”既可以读成de，又可以读成dou。例如：“跑·得（de或dou）我简直喘不过气来。”并

列举了一些汉语方言，说明它们和北京话有同样的分别。林焘的结论是，由此看来，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程度补语里的“得”本来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由“到”变来的，这种“得”在北京话里有“de”、“dou”两读。在一些方言里仍读“到”或“到则”；另一个原来就是“得”，北京话只读“得”，一些方言仍读入声“得”或“则”。前者只用于主谓结构之前，后者用于其他结构之前。（林焘，1957）

在一些汉语方言中，在“V·de”后出现主谓结构与出现其他成分时，读音也是不同的。例如，上海话中有“得 [tə²⁵⁵] 同普通话中的“得”基本对应。可是还有“来” [lɛ²³]、[lɛ⁷¹²]，如：“依烫来蛮好，下趟还要请依烫。”还有“得来”，如：“笑得来肚皮痛。”与“得”和“来”比较，“得来”有更强调结果或程度的倾向。当补语是一个小句或较长的词组时，更倾向用“得来”。又比如湖北鄂南话结构助词用“到”，如：“他的字写到好得很。”、“他坐到腰都撑不住。”后者补语为主谓词组，其中的“到”已有人改写为“得”，但前者还不行。^⑤（黄伯荣，1996）

我们认为林焘看到的“得₁”（其后出现主谓结构）和“得₂”（其后出现其他成分）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其来源的推测也是可信的。“得₁”因其来源于“到”，所以更强调动作产生的结果，例如：“跑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北京）”、“笑得来肚皮痛（上海）”、“他坐到腰都撑不住了（鄂南）”。这种“V·de”后带主谓结构的格式，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因为其中的“V·de”明显地带有动词性，并独立充任句子成分。

但是，赵元任说，要是结果没有真正说出来，也就是说“V·de”后无后续成分时，“V·de”中的“de”（的）就当名词用。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下面我们试图对赵元任的话作出诠释。

在现代汉语中有如下两种句式 A 和 B:

A₁ 抽烟抽得手指发黄

B₁ 手指发黄是抽烟抽的

A₂ 走路磨得脚上起了泡

B₂ 脚上起了泡是走路磨的

A₁ 式是重动句，我们叫“V₁OV₁·de”，A₂ 式不是重动句，我们叫“V₁OV₂·de”。不管是“V₁OV₁·de”还是“V₁OV₂·de”都可以单独回答问题。如：

你的手指怎么黄了？抽烟抽·de/抽烟熏·de

你的脚怎么起了泡？走路走·de/走路磨·de

不管是“V₁OV₁·de”还是“V₁OV₂·de”都可以只用后半部，即“V₁·de”或“V₂·de”单独回答问题。如：

你的手指怎么黄了？抽·de/熏·de

你脚怎么起了泡？走·de/磨·de

现在我们把 A 式和 B 式分别简化成 A' 式和 B' 式：

A 抽烟抽·de 手指发黄 A' 抽·de 手指发黄

B 手指发黄是抽烟抽·de B' 手指发黄是抽·de

A 式中的“VOV·de”一般写作“抽烟抽得”，B 式中的“VOV·de”一般写作“抽烟抽的”，其实两个“VOV·de”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A' 中的“V·de”一般写作“抽得”，B' 中的“V·de”一般写作“抽的”，其实两个“V·de”也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既然如此，那么其中的两个“de”也不是同一的。

A 式，“抽烟抽得手指发黄”，是动词“抽”加一个后缀“de”（一般写作“得”），然后接一个后续成分。B 式，“手指发黄是抽烟抽的”，则是动词“是”带一个宾语“抽烟抽·de”，一般写作“抽烟抽的”，这是一个名词性的“的”字结构。刘月华在解释“是……的”格式时，认为框架中有时只是动词，有时是主谓短语，并指出动词也能带宾语，但必须在宾语后再重复一次动词。（刘月华，1983）这样在

“是……的”框架中，填入的便是“抽烟抽”，从直接成分分析角度来看，“抽烟抽”不是一个直接成分。刘月华举的例子是“你呀！你是盼开钻盼的”，其中“盼开钻盼”也不是一个直接成分。

至于“抽的”单独存在时，要判断这个“V·de”到底是什么，那必须看它回答什么问题。如果回答“什么”、“那是什么”，“抽的”此时为名词性结构，可能指“香烟”。如果回答“怎么”、“手指怎么黄的”，“抽得”此时为动词性结构还是名词性结构，也许还不能完全说清楚。但是，一旦句子中出现了动词“是”，“V·de”的性质就比较好确定。如：“手指黄是抽的”，其中“V·de”（抽的）则为名词性“的”字结构。有时“V·de”放在“是”字句中却有别的意思。如：“你们两个人怎么脚都肿了？”“我是站 de，他是走 de。”这时应写作“得”，这之中“V·de”便不是名词性成分，也不是“是”字的宾语，这个句式跟“虽然我们两人都打拳，我是练，他是玩儿”一样，其中的“是”是表示强调，加强语气。

三 “V·de” 后续成分省略的句法解释

弄清了“V·de”中的“de”的性质，我们要进一步追究，作为动词性结构的“V·de”的后续成分的有无问题，也就是在回答询问时，何以把“V·de”这个动词性结构的谓语（或称补语）省略而不出现。我们先以动词“懂得”为例，试作分析。例句“我们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可以转换成以下三种句式：

- a. 这些道理我们是懂得的
- b. 这些道理我们懂得的
- c. 这些道理我们懂得/的（懂·de）

本句为“是”字句，是“是”带宾语“VO 的”（懂得道理的）。

a 句是“是”带宾语“V 的”（懂得的）。b 句是“V 的”（懂得的）

作谓语成分，主语是“我们”，这是名词谓语句。c句中“我们懂·de”，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动词谓语句，是单独动词“懂得”作谓语，此时词中的“de”音往往重读。另一种理解认为这是口语中更常说的，实际上依然是b句中的“V的”（懂得的），因为两个“de”音重叠而省略了一个“de”而成。我们取后一种认识。

以此类推，我们试图推测“抽烟抽得手指发黄”，何以可以简化为“抽烟抽 de”。第一步先把“V·de”后的主谓结构“手指发黄”提取出来，泛化为抽象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然后再用“的”替换，于是形成了：

抽烟 抽得的

因为两个“de”音重叠，故而省去了一个，最后形成了：

抽烟抽·de

类似的情况还有：

熬夜熬得两眼通红→熬夜熬得的→熬夜熬·de

瞧你说得这么好→瞧你说得的→瞧你说·de

砍柴砍得刀都钝了→砍柴砍得的→砍柴砍·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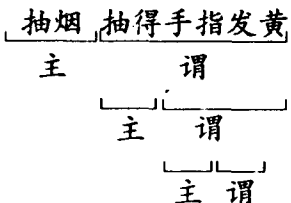
看书看得他忘了吃饭→看书看得的→看书看·de

搬家搬得东西找不着了→搬家搬得的→搬家搬·de

浇水浇得叶子都黄了→浇水浇得的→浇水浇·de

喝酒喝得胃出了毛病→喝酒喝得的→喝酒喝·de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抽烟抽得手指发黄”为主谓结构，细分如下：



这是个主谓谓语句，其中“抽得”为动词性结构，因为它有一个主